走马天下

游岭南园林

◎尹画

久居江南,对清秀典雅的苏州园林并不陌生,却不知岭南园林长什么样?去年夏天,去广东顺德游玩,探访岭南园林成为主要的一站。顺德拥有岭南园林的代表——清晖园。

清晖园始建于明代,距今已有四百余年,它与佛山梁园、东莞可园、番禺余荫山房并列岭南四大园林。甫一走进清晖园,一双眼睛就被奇异的南国植物吸引了。开了植物App逐一去识别,龙眼、杨桃、朱蕉……有些原本就知道名字,如今看到真实模样,不免兴奋得像个孩子。有一种花,红红的,一簇簇的,无论近看还是远看,都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枝头,原来它的名字就叫灯笼花。江南处处有修竹,在清晖园里却看到一种矮胖型的佛肚竹,竹如其名,竹节很短,圆圆鼓鼓,宛若弥勒佛的肚子,看起来颇有吉祥如意之感。还看到了一种胖乎乎裹着绿毛外衣的大大的果实,不是长在枝干上,而是长在树干上,原来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波罗蜜。

漫步清晖园,我在心里暗暗比较岭南园林与江南园林的异同。江南园林多漏窗,岭南园林最叫人惊艳的则是满洲窗,五颜六色,令人赏心悦目。满洲窗最抢眼之处在于它的彩色玻璃,专业名叫套色玻璃,主要的套色有绿、红、黄、蓝。套色玻璃本起源于西方,后来岭南工匠对其进行了蚀刻、磨砂等工艺加工,使之成为中西合璧、流光溢彩的产物。岭南地区气候炎热,建筑物以灰色为主色调,这样可以减少光辐射,给人带来一种安宁感,因而彩色窗户便成了点睛之笔,勃勃生机调和了素朴之色,仿佛垂垂老者跟前立着个活泼孩童,让人不免生出人间可爱的欣慰之感,也瞬间理解了齐白石"红花墨叶"的独特画法。我在清晖园里看到一套仿清代乾隆年间的"羊城八景",用八块彩绘蚀花金片玻璃描绘出最具羊城代表性的八大景观,真可谓一窗一景,移步换景,景中有景,画中有画,满洲窗体现了岭南人对诗情画意的审美情趣。

要说岭南园林的庭院特色,概括起来就是小而美,一座假山、一片小院都蕴含无限风光。对岭南人来说,园林是个诗意的栖息地,庭院里的建筑命名极尽文化典雅:碧溪草堂、澄漪亭、惜阴书屋、读云轩……营造出一种"以鸣我琴,以读我书"的氛围感。园内亦处处可见名人雅士题写的楹联匾额,置身其间,只觉自己才疏识浅,山外世界非我所能想象。于是想,对我这样的普通游客,游览岭南园林之最大收获,想来便是打开了眼界,见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南北文化之差异是一门有趣且研究不尽的学问。

唤醒春天

◎章兵

京都通信

北白川与白幽子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展信平安。本周四是此地万寿节,公休日,午后天气晴佳,决定去附近的瓜生山找白幽子隐居之地。这里有一段旧话,容我慢慢道来。

十来年前,刚转入东洋史的时候,修了一门中国哲学的课。那位老师即将退休,不爱上课,头一节课就说你们不必担心学分,不来也没事。他上课总迟到,好容易来了也一直闲谈,兴致起来就带我们去人文研分馆房顶上吹风远眺。又一日,他说要带我们去看一位仙人隐居的地方,约了时间,结果没几个人来。我稀里糊涂跟着他进山,只记得沿着北白川附近一条山溪走进树林,路过一座朴素的神社,来到一块布满青苔的巨石跟前。老师说,江户时代的禅僧白隐年轻时修行太刻苦,得了肺病,别人告诉他可以去北白川的山里找白幽子。白隐来到山中,就在这巨石跟前遇到了隐修的白幽子。其时白幽子已一两百岁,向白隐传授内观之法,白隐肺病遂愈。

老师讲完故事,特地嘱咐我多留意这个传说,因为那时我已决定硕士论文写肺结核的社会文化史。不过这则传说与我要做的时代和区域没有多少关系,很快就抛诸脑后了。

但瓜生山离居处很近,时常路过,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。本以为是以音选字,和"瓜"无关;但文献却说因为曾在这山中居住过的牛头天王喜食黄瓜,才如此称谓。牛头天王据说是祇园精舍的守护神,因此是日本祇园信仰中的神灵。平安时代中期的歌人藤原元真有和歌云:"瓜生山的红叶中,鹿鸣的声音,虽然深远,却也能听见呀。"

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僧人显昭所著《袖中抄》转引《左经记》云:"后一条天皇时,殿上人为红叶逍遥,越过志贺山,经瓜生山云云。瓜生山在白河之泷上。""志贺山越"是近江国的歌枕,意指越过志贺山的行旅,即从北白川翻过东山,抵达近江国志贺里的这段山道。元真和歌里的鹿(shika)即歌枕"志贺"(shiga)的双关。

查谷歌地图,倒是有白幽子的石窟遗迹,但只抽象地标记了瓜生山中的一段虚线,并没有什么路。我凭多年前的印象,在浸信会医院旁发现一条小山道,清溪汩汩而下,正是印象里湿漉漉的山坡。

果然没走出多远,就看到一座大山祇神社,祭祀的是地龙大明神,也就是龙神。虽是标高三百米的小山,却也有笔直挺立的柳杉林。山中不少倒木,气氛森然,是前几年近畿特大台风所遗痕迹。溪水旁有许多大小不一的花岗岩块,多数有修凿的痕迹,不知为何弃置于此。有的年代还很久远,布满青苔。白川一带自古产花岗岩,石匠聚居。被山溪冲下的碎石铺在河底,色泽洁白,便是"白川"的来历。

山顶不远处果然有巨石,其旁是富冈铁斋所立石碑,正面是"白幽子岩居之迹",背面是"白幽子,名慈俊,石川丈山之弟子,石川克之弟也。晚年隐居此处,尝为白隐禅师说内观休养之法焉。往年余与同志相谋,修其墓。而余亦恐其岩窟及清泉之湮灭,再议建石,以谋不朽。明治三十九年十月,铁斋富冈百炼识并建"。可惜碑文曾遭凿损,难识铁斋风采。这巨石并无可以容身的洞窟,很怀疑白幽子别有居所,真相如何,大概只有鹿与山溪知晓。

其实早有学者指出,白幽子在白隐探访北白川之前已去世,享年六十四岁。不过白隐的记述在江户后期已流传甚广,良宽就曾向友人推荐白幽子的养生之法,并作汉诗:"纷纷莫逐物,默默宜守口。饭吃肠饥始,齿叩梦觉后。令气常盈内,外邪何漫受。我读白幽传,聊得养生趣。"

此刻夜寒侵人,而从明天开始,气温即将升高,春天真要来了。我格外留恋山边的冻云,突然降临的碎雪,仿佛和冬夜一样悠长的假期。信暂写到这里,盼你回信。

松如

如月初八

心窗片羽

一直

◎洪颜

跟朋友聊天,电话的两头都在敷面膜,开着免提一边抚着额头眼角细碎的纹路一边絮叨。这是一个冲劲满满的姑娘,受过不止一次爱情的伤害,再一次因为爱情而感受到生活的温暖。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被蛇咬过同时又做好了再次被咬的准备,照常用井绳打水喝的人。并不是因为她有能力可以去与之对抗,相反,生活给她什么伤害她悉数接受,用一直治愈的办法撑到了现在。

她所需要的只是自我修复,放在推荐架上的鸡汤文对于她来说就像放屁一样轻薄可笑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鸡汤,甚至有人会对你的期待感到无语或是愤怒。

有人会把最初的学习当成一生的指南,但其实那只能算是基础的通识课,有人会在之后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细分学科深入研究,得出自己适用的准则,但有人头破血流的时候仍旧蠢到以为是生活在考验自己。在逆境中崛起需要天赋才华作为支撑,大多数人沉沦在挫败里自怨自艾,而只有用一直治愈、一直迎接的态度,或许才是真正的强者。

有多少传记里的美好人物,都是用这样迎接的态度笑到了最后,因为没有放弃一直行走所以才遇到了更多的美好。那个用一直治愈、一直坚持的姑娘,看上去因为各种不靠谱的做法而吃尽了苦头,但却比寻常人有了更丰富的体验,也意外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。所谓活久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,而是一个实在的表述,同理心和洞悉力都会更胜一筹,如同深山里寂静的修炼成精。所以"一直"是个又痛又很有魅力的词,但有人活到老一直天真,有人每天都在经历着蜕变,一直在丰富。